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2 2004
(第3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3)

客家山歌“情誓”与“情咒”考

黄 鹤

(华南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情誓”与“情咒”是民间歌谣中表达爱情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考察中外民歌和客家山歌的一些个案,分别探析了“情誓”与“情咒”的不同表现形态、潜在心理、文化内涵、相互影响以及历史传承。

关键词: 客家山歌; 情誓; 情咒;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4)02-0098-04

开篇

在中国民歌及其特色鲜明的客家山歌中,情歌为数最多,此早已为田野调查与分析研究所论证。民歌最初的创作动机就是“情动于中”,将动于中的情“形于言”,进而借以宣泄感情、企求共鸣,这就产生了初始的山歌民谣。而所谓的“情”,自然又以两性之情为首,譬如《诗经》,其中《风》诗的数量最多。据朱熹解释:“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俗话说“无郎无姐不成歌”,的确如此,无论哪个民族、民系,也无论什么国家、地区,民间歌谣都是以情歌为最多和最重要的,即使时代变了内容换了,却依然如此。例如客家山歌,开口便是“阿哥阿妹”,直唱得情意绵绵,情酣意醉,情浓意狂。于是一些人难免将其视为“淫奔之辞”,当作“桑间、濮上,靡靡之音”。事实上,正是这些毫无虚饰和矫情的声音,传达出了不属于庙堂或学院而属于民间大众的朴素真实的情怀。

从古至今,在民歌中表达两性之间爱恋的方式有很多种,现代民歌、特别是客家山歌的记录、研究者,也往往将其分为试探、比兴、赞慕、相思、诘问、断情等[2]。对男女间传情达意方式在客家情歌里的表现,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对客家情歌里男女间情到深处情不可遏而发的情誓、情咒及其文化内涵,却未见探究文字。本文尝试对此做一些探讨。

一、情誓

因爱而盟誓、进而发咒,当是民间歌谣中传情达意的最原始且最有力的形式之一。在中国最早的歌谣总集《诗经》中,爱情誓言并不鲜见,《邶风·谷风》中的女子被弃后还哀哀诉说当年的誓言:“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卫风·木瓜》中接连几次用“永以为好也”作结,发誓永远相爱;还有《郑风·女曰鸡鸣》中女对男说的“与子偕老”,《郑风·野有蔓草》中写男女相逢后祝愿“与子偕臧”,《小雅·隰桑》中女子对爱人的表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凡此种种,均为深情表白之誓词[3]。《诗经》是情歌的滥觞,其中的情誓虽率真却因孔子的“删诗”而显“温柔敦厚”。到了乐府特别是南北朝乐府时代,原被指为“淫”的东西在情歌中得以张扬,情歌才真正具有了本体意义。内容与表达方式的多样化,使得情歌受到更多人的喜爱,有了更大的发展。《子夜歌》中的“侬作北辰星,千年

收稿日期:2004-02-03

作者简介:黄 鹤(1949-),女,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审美文化学、客家文化.

无转移”,既是自我表白,也是在指天发誓,这位唱歌的女子以北极星位置的固定不变来比喻自己专一的爱情。《子夜四时歌》有“经霜不堕地,岁寒无异心”之句,《团扇郎》有“相忆莫相忘”之句,《宛转歌》有“寸心斗酒争芳夜,千秋万岁同一情”、“愿为星与汉,光影共徘徊”之句,这些旦旦信誓均为情而发,表达了两情契合,坚贞不渝的爱情[4]。

到了明清,“市井艳词”直出肺腑,情感、语言、精神均更见活泼自在,歌中的情誓也表现得更加无拘无束,自由放浪。晚明冯梦龙的《挂枝儿》与《山歌》中“出位”的篇什比比皆是,却因了特定的社会环境不太执着于誓同生死,而是更加注重以口语描摹两情相悦、如胶似漆的过程。譬如堪称经典的《泥人》:“泥人儿,好一似咱两个。捻一个你,塑一个我,(看)两下里如何。将他来揉和了重新做,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即便如此,发誓祈求“同到老”的还是不少,就拿被正统文学家斥为不健康的《花名》来看:“我与你月月红,寻欢作乐;我与你夜夜合,休负良宵;我与你老少年,(休使)他人含笑;休为十姊妹,使我美人焦。(便做道你)使尽金钱也,(情愿与你)唱杨花同到老。”这种人生看起来何其潇洒,却也暗示了沦落欢场的女子希求的并非一夜温柔,而是身有所托,情有所依。

客家先民南徙时带来了中原文化,其中也有民间文艺,包括山歌。客家山歌是中原民间歌曲的延伸和发展,自然与其在歌唱内容上和表达形式上一脉相通。但由于客家族群在千年迁徙过程中,受到了中转地、落脚地的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且不断与当地土著相融合,因此客家文化及其作为重要载体的山歌,也就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目前所见客家传统山歌,多是近代以来口传而被记录的作品,它们与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江淮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情歌,无论其意象的营构还是修辞的运用对后者都有模仿和沿袭之处。然而,客家民性的质朴真率,又使得他们对爱情与爱欲的表现更具有野性的生命活力,这样的“情誓”在客家情歌里俯拾皆是:

1 妹子送条花手巾,朝晨洗面夜洗身;手巾肚里七个字:永久千秋莫断情。

2 阿哥有心妹有心,铁尺磨成绣花针;莫学灯笼千百眼,要学蜡烛一条心。

3 八月十五月团圆,粉丝炒面缠对缠;妹子有情郎有意,交条人情万万年。

4 生爱你来死爱你,江山能改情难移;阿哥若系寅时死,妹死唔等到卯时。

这种歌唱如岩浆喷涌,不可阻遏,其缠绵旖旎而又浓烈炽热当在其他地域和民系之上,即使地老天荒亦不绝衰:“刀子架颈刀下过,一朝有命总爱郎。”“妹系坐监郎送饭,郎系杀头妹抵当。”尤其是那句永唱不衰的“藤生树死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直令人听得魂痴魄醉,荡气回肠[5]。

不仅汉民族情歌中的“情誓”如此,我国的其他民族以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情歌中也多有如此之辞。譬如古印度圣典吠陀的《相思咒》:“像藤萝环抱大树,把大树抱得紧紧;要你照样紧抱我,要你爱我,永不离分。像老鹰向天上飞起,两翅膀对大地扑腾;我照样扑住你的心,要你爱我,永不离分。像太阳环着天和地,迅速绕着走不停;我也环绕你的心,要你爱我,永不离分。”这首诗虽然称为“咒”,其实只止于“誓”,它鲜明地体现了为情盟誓的特点。不过,由于歌者连用了三种惊人的比喻,尽情地表达了一定要抓住情人之心,使之永不离分的强烈意愿,因而读之足以使寡情者胆战,使变心的情人不寒而栗。这动人心魄的力量已经超越誓词,而具有了“咒”的魔力,应该说此与原始民族借助巫术咒词征服异性的习俗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进化,征服演化为慕求,想那“巫咒”也就逐渐成为“情咒”了[6]。

二、情咒

因为现实环境的限制或者人为的障碍,爱情受到了阻遏和压制,民间情歌的歌者们便常常采用超现实的极端形式——赌咒发誓,是为“情咒”。早在诗经时代便有这样的例子。《鄘风·柏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为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一个少女自己看中了头发分两边的如意郎君,却预感到这种自由的爱情一定会受到阻挠,于是呼母叫天,以咒誓语言表达对母亲不能体谅她内心的怨恨,以及宁死不嫁他人的决心。这种超现实的‘情咒’在《诗经》中不乏其例。又譬如《王风·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毳衣如□。岂不尔思,畏子不奔。□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日。”歌者的爱情显然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指着青天白日,发出以死为誓的强咒。这些‘情咒’虽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对发咒人来说却具有相当的心理效应。

当然,‘情咒’除了可用于追寻心中希求的爱情之外,还可以用之巩固情恋,使之持久不变。汉乐府民歌《上邪》是著名的超现实‘情咒’:誓与恋人永远相知相守,除非‘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等五种不可能发生的现象真的出现。痴心女子这火热的爱情宣言脍炙人口,成为几千年来‘爱情咒’经典之中的经典。明代民歌《感恩》不仅祈愿相爱的人儿同行同坐同食同枕,更表示:“死便同死也,(与你)地下同做鬼!”近代江苏歌谣中的‘红娘子’刚烈更甚:爹娘打骂全不怕,“跺了脚,省穿鞋,砍了头,碗大疤,没头没脚像冬瓜,还要一口气滚到哥哥家!”与此异调同词的还有陕北民歌《崖畔上开花》:“一碗碗凉水一张纸,谁坏了良心谁先死。”以及《想亲亲》:“雪花花落地化成了(那个)水,至死了(那个)也把哥哥你(那个)随。咱二人相好一呀一对对,切草刀铡头不呀么不后悔。”其实,这种‘生不能同床,死也要合穴’的表达情爱之深之专的‘誓咒’辞,古往今来十分常见。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甚至《长恨歌》,都‘把这种咒誓表达推向更加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让主体自我中心的投射进一步幻化和美化,出现了诸如‘在天比翼鸟’、‘在地连理枝’和‘化蝶’、‘成仙’之类的原型置换形态。’[6]

就是在别的民族的情歌中,这样的情咒也是常见的。譬如傣族古歌:“明天妹妹要走了。阿哥啊,请你莫伤心。我们的爱情留在纺线场,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妹妹的灵魂会来和哥哥相会。当哥哥伤心的时候,请去到妹妹纺线的地方。让竹琴替我俩叙诉悲伤,让月光和星星来为我俩流泪。要是阿哥听到妹妹离开人间的那天,请替妹妹送去一团糯米饭。要是阿哥听到孤独的斑鸠声声哀叫,那是妹妹的忠魂在呼唤着你。亲爱的小哥啊!今世我们不能成双,来世让我俩在森林里成双配对!”[7]这世代流传的傣族爱情咒,说的仍是‘生不相偶死成双’之誓。前面提到的印度吠陀的《相思咒》,所表达的也是‘永不分离’的咒意。

客家山歌中的情歌‘是迫切的情感焚烧于心而自然流露于口的’[8],它们为学者所推崇为世人所瞩目几近数百年。在客家情歌中,直接继承《上邪》的表现手法,用不可能的情形来发誓咒以表白真情的歌词,可说是十分常见的:

1 .阿妹同哥来交情,交到海底行得人;湖鳅生鳞马生角,铁树开花才断情。

2 .心愿交情永毋丢,除非柑树结石榴:除非日头西边出,除非河水向上流。

3 .新打耳环胡椒花,交了耳环交绉纱,问妹交情交几久,交到河里无水下。

4 .日映红花满山坡,岩下花前等阿哥。石头生须马生角,担竿结子牛唱歌。

除了超现实之咒以外,客家情歌中的那些以死为誓的‘反咒’更是令人感到恋人们的爱之切、情之烈:

1 .新做大屋白莹莹,一对金鸡瓦上行,瓦片割断金鸡脚,血水淋身也爱行。

2 .初一朝来十五朝,手拿香纸当天烧。郎系断情雷公打,妹系断情天火烧。

3 .妹子同哥心夹心,无怕大河水柬深,脱下罗裙来过水,为情浸死也甘心。

4 .两人相好出了名,天大事情唔使惊,吊颈就爱共条树,□生埋也爱共条坑。

当然,并非所有的爱都这么惨烈,爱情本身是美好的、欢乐的、甜蜜的。于是,欢快的歌声也似“情咒”,信口而出,了无拘检:“坐下来啊聊下来,聊到两人心花开,聊到鸡毛沉落水,聊到石头浮起来。”情深至此,情浓如斯,怕是羲皇上人也没有到达这样浑然忘我、天地间只一个“情”字的境地!

结语

爱情乃人性最深沉、最鲜活之体现,这就说明了为何古今中外情歌会以相似的方式表白情感,会用不同的词句传达相似的心理。“情誓”与“情咒”就是其中之例。就客家民系来看,既有与中华各民族的同源共生之根,又有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就客家山歌来看,既有对中原文化的一脉传承,又有对各种文化的兼收融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山歌研究的选题无论巨细,尚有大量文章可做。

参考文献:

[1] (宋)朱熹.诗集传序[M].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1958.
[2] 胡希张,等.客家风华[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梅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梅州风采[J].梅州:嘉应文学,1989,(总 57、58)
[3] 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 周玉波.老民谣老童谣老情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千古名谣[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
[5] 梅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梅州风采[J].嘉应文学,(总 57、58 期)、谭先达.广东童谣 歇后语 客家情歌[M].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1.
[6]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7] 岩温扁等译.傣族古歌谣[M].昆明: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8] 章鸿熙.中国的情歌.转引自周玉波.老民谣老童谣老情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Love incantation and love oath in Hakka folk songs

HUANG 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CTU*,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Love incantation and love oath are both imporatnt fash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folk songs and they are also a kind of cultural phenomenon. Kakka folk song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is also not an exception. This paper essay studies the different configurtions, latent mentality, cultural connotation, mutual influence, and historical inherit of the love incantation and love oath through some cases in the Kakka folk songs and other folk song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love incantation; love oath Hakka; folk songs